

信天游文丛

阿坚 著

玩旅行的人



東方出版社

阿 堅

玩旅行的人

東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旅行的人/阿坚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

(信天游文丛)

ISBN 7-5060-1138-7

I. 玩…

II. 阿…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玩旅行的人

WAN LUXING DE REN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40千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1138-7/G·206 定价:11.00元

中国是一部大书，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要身体力行地去读，即
使不能通读，也要根据
自己的特点，教翻翻重
要的部分。

·目录·

江湖成都	1
蜀道驿路六日步行记	6
川藏路杂记	25
在迪庆藏区	30
携酒过阿里	33
滇西北杂记	37
云贵旧忆	40
甘新旅行杂记	44
原高哪用细品茶	47
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	49
1. 在鄂温克自治旗	49
2. 在布里亚特蒙古族屋里	51
3. 去满洲里	52
4. 在满洲里口岸	54
5. 呼伦湖畔	56
6. 在额尔古纳河	57
7. 莫尔根河畔	60

巴林草原行	63
穿行晋陕峡谷	66
太行山杂记	70
骑车西行纪事	74
冀北小县杂记	80
五台山旧忆	83
携酒登小五台	86
在望隆度假山庄	90
笔架山长城	93
与旅行家肖长春对话	97
独走长城	102
从古北口到喜峰口	109
穷山沟里有个望爱乡	112
圆明园的艺术家村	117
戒台寺月色	120
房山轶事	123
颐和园西堤	127
颐燕堂休养轶事	129
益寿堂里萝卜夜	134
颐和园冬令营絮事	136

夏游官厅	141
小渔村访友	144
避暑山安口	148
山安口轶事	153
沾云带雾的山	155
崖县旧纪	158
洋河口杂记	161
携酒登西灵	165
携酒上大海坨山	168
 初上九华山	 171
读地图	175
读《孤筏重洋》笔记	177
鸡毛鹅毛和鸿雁	179

江湖成都

大学读了四年书后,学问虽不多但还是超过了自己的经历(比如用四个小时就能读完一个成功者的经历),脑子里学来的茫茫世界跟个人窄窄的生活太不成比例了。在正式投入成年人生前,觉得最好再去走四年的路,以匹配读书的四年。况且,书,体力不壮了也可以读;路,最好趁年轻时多赶一程。

中国是一部大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要身体力行地去读,即便不能通读,也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大致翻翻重要部分。所以,我要行的路,绝不是旅游者的赏玩之路,也不是离开故都去南方闯荡事业之路;我只是想在每个地区真实地生活一些日子,算是“局部研读”的课程吧。

这个想法早就有了。当工人时得“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时间长久出行,最多跑跑远郊和临省。上学时又囿于课程和书馆,舍不得这集中学习的时间地点。刚一毕业,又想孝孝父母、报报国家,前者把你拉扯大,后者把你教育大,不忍拍拍屁股就去闯荡。半年后才想通:报孝不在乎早那么几年,而在于成就大小;有人毕业后继续学习三、五年的硕士、博士课程不就是为了更大的建树,所以,我去走四年的路,就算是自读“人生学”的硕士课程吧。正好我毕业后供职的单位也超员。

我辞职了,当时是一九八三年六月。要旅行万里路了。兴奋如梦,甚至于考上大学;完全忽略了亲朋的惊异、劝阻。列车驶出北京时的汽笛,仿

佛是我的心发出的。

接着五、六年来，我在几十个城市或地区短暂地生活过，为了解边疆，曾四次分别从川藏路、滇藏路、青藏路、新藏路进入西藏，曾骑车去过新疆。在各地，打过杂儿，也“化缘”过。所经所学的东西，除了是日后人生的经验教训，甚至其本身也可算人生一部分了。

之所以第一站选在成都，因那个盆地是粮仓，加上有两个朋友，估计容易糊口。初涉闯荡，当然得躲开艰难之地而取容易“混”的地方。我去S大学找到朋友，告诉他：不用像以前那么客气，最好给我找个混饭的差使。他说：正好现在成都开始拳击热，你不是在工人拳击队呆过么？可以办个拳击班。

说来惭愧，我上学时是参加过北京工人业余拳击队，可练了三个月，被几次重拳打怕后就退出了。一想起当时被击倒后脑子里长久留下的哨音和苏醒后满天的星星就觉我不是善于肉搏的料。可人在“江湖”，有时是不能挑捡行当的。我对那朋友说：那就办一个初级拳击班吧，会打的坚决不收——是我教不了，二是我也不愿与他对练（拳击教师可不像跳水教师光动嘴就行的）；再就是只教朋友介绍来的。我知道：成都尽是拳坛高手，历来有“抢手（对练）”的习俗；万一有人知道北京来个西洋拳“教头”，跑到成都这码头设班设馆，没准要来“会会”我，我可顶不住。

我的拳击班招了些朋友的朋友，这就不好意思收费了，索性由他们轮流请我吃饭了。成都饭菜是好，店店皆川味，馆馆尽风格，便宜，可口。老板、尤其老板娘态度宜人、劝菜有方，川音媚人，我每顿吃得很卖劲，比教拳努力多了。

教的学员进步很快，他们左直拳的速度嗖嗖见长。但还是不易打到我。大夏天的，学员们都光着脊梁，湿漉漉的，惟独左脸面是干的，那上面的汗都“沾”到对手的拳套上去了，有的还是干红色的，眼圈略肿。场地上

有一把椅子，是我的，他们还给我泡了杯好茶，我也不好意思光动嘴或空手示范。往往也亲身教练，告诉学员：出拳前的瞬间，不光拳不能有引发动作，连表情也不能有任何迹象——绝不能在出拳时皱眉、咬牙、瞪眼，要保持表情的始终一致；再就是出拳后要尽快回拳，要有触电的感觉，因为拳在对方身上触的瞬间越短才使打击效果越好。说着，我叫一学员和我以左直拳对练，当然我的左拳快、命中率高了。呆会儿，那学员把挨的拳都撒在另一对手的头上了。我夸他表情上有进步，出拳与否都不露声色了。

一个星期后，他们的左右直拳都快而重了。弄得我跟他们对练也不得不谨慎，但我的鼻子还是被打出血了。按说这对于教头是挺现眼的，我用凉水洗洗，塞上棉花，只好张着嘴换气——张嘴也是拳击最忌讳的，拳和牙齿容易挤伤嘴唇。我告诉学员：要当一个好拳手，必须有强大的挨揍能力，不要管血和痛，只要不晕倒——即便挨了重击也要尽量控制神经保持清醒。在我和学员继续对练时，我的内唇也被打出血了，嘴里又粘又腥、火辣辣的。我来了劲，让他们轮番上来和我练，我打中了他们一共五、六十拳，平均每人摊上七、八拳，他们一共打中了我十多拳，按平均来说，我挨的拳最多。

这是我离京以来，第一次产生的“奋斗”感觉。离京前我也做了吃苦的打算，虽然没像《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用睡钉板来锻炼忍痛能力，但也和人练了几场拳——输了。我当时想，何必故意吃苦，赶上苦了再吃不晚，自找苦吃容易把“吃苦力”给用光了。

还是有玩武术的人慕“名”来了，那是位“打过金章(擂台冠军)”者的徒弟，先约在望江公园的茶馆里喝茶，问“抢抢手怎么样？”我真是有些犯怵，好在学员中有从武术转学拳击的，见我尴尬，便自告奋勇。规定好只动拳不上脚，结果是我的学员占便宜多些。不过我的威望由此就降了些。

当晚我躺在S大学的某间宿舍中,心想:自己在打拳打架方面可真不是强者,告诉别人怎么出拳甚至怎么血战是可以的,可临战总问自己何必呢。又想起以前若干次打架或紧要关头的事,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勇猛的人。承认这一点有别扭的感觉,我还要在四处闯荡呢,没有吃苦流血精神行么?不知道。要不是远离北京那种熟悉的生活环境,恐怕不会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有这种程度的思索。

渐渐地,我所会的都教给学员了,加上他们学得猛、练得苦,我跟他们练已没有绝对的优势了;我的后脑里又恢复了几年前的那种哨音。我已没能力再教他们了,我告诉了他们这点,又说:实不相瞒,我已经有点怕你们的拳了。

正好S大学校庆,请我们搞场表演赛。表演是在舞台上进行的,我的对手是学员里练得最好的那个。台上灯光晃眼,也没搭拳击台,礼堂里坐满了大学生,那些漂亮的脸庞很显眼,有几位据说还是我的对手的追求者呢。我俩上场了,裁判是历史系的体育委员。头半分钟,可能真像表演,于是就听见好些女嗓子喊对手的名子,让他加油。他平时练得最苦,挨我的揍最多,这时就像报复般地还击了。我已经听见了两下“闷鼓声”,都是从我的头上发出的。可惜他知道我的拳路习惯,所以我屡屡使出的重拳落空而架在他的肩上,台下就有哄笑声。我的重拳是左勾拳,在这么“虚荣”的场面,我也因刺激勇猛了些——当着那么多女孩子挨揍总能使我升华出些狠劲的。我憋着想一拳把他放倒,打中了他耳下两拳,他晃晃头摆几秒守势,又反扑过来,比我禁揍。在第二局和第三局的间歇,我问:你打得这么好,是不是赢了就有校花答应你呀?第三局的最后,我的左勾拳打中了他的左脸,按说颧颊部没有神经丛、也不会传震至小脑,可是他倒了,倒得还漂亮,只有我感觉出他这是表演出来的,是给“师傅”留的一点面子。当裁判举起我的手时,我头晕脸疼,他倒微笑着冲着台下。虽然我赢

了,但我挨的重拳比他多。真是:输的是身子,赢的是面子。

那晚,我觉得自己很虚伪,虽然这虚伪是别人“送”给我的,但再教拳是混不下去的了。对手请我去校门口小馆喝酒,还带了两个中文系的女学生,有一个主动地坐在我旁边,不停地问我长短。我想起来了,对手早就说要给我介绍个朋友。可败阵之将,真是受之有愧,他这种慰人的好意挺伤我自尊的。我离京之时,还挺把自己当个人物的,别了男朋友女友,为自己的意志不软。这才发现自己挺不善于失败的。

来蓉已一个月了,也许该换个地方了。学员们给我凑了一百块钱,我去车票预售处的路上,还没想好下一站去哪。

街两旁的梧桐很绿,行人中有些很扎眼的鲜亮服装和漂亮的小腿,我却感到自己灰溜溜的,刚才还谢绝了想陪我来买票的朋友。按说这儿的朋友们待我不错,每天管我两顿酒菜,还安排了两次坐望江茶馆。可这一个月的感觉还是出乎我离京前的自我认识。那时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是成熟、沉稳的;不是体力或心灵的强者谁敢冒亲朋之大不韪而只身出走呢?可是新环境中的“教练生涯”,尤其是事关小荣小辱时,我发觉自己有狭隘的虚荣心和自尊心,不像在北京我一些宠辱不惊的经历。在成都并没遇到我原以为的谋生之苦,比在京还重了几斤。看来通过成都教拳这个新角度,我找到自己新的不足——或是隐藏较深的老的不足,但愿这是成都之站的收获吧。我开始相信,在下面几站我该暴露什么新毛病了呢?忘了哪个人物说的:新的环境使你看清老的自己。

下一站去哪呢?已看见售票处了……

蜀道驿路六日步行记

小 引

蜀道难么？李白哪有今天的见识，他当年在长安潇洒够了，或骑或乘顺着渭水河谷，溜溜地就到了陈仓（今宝鸡）。待往南二十里一过大散关，山势嵯然，秦岭令腿脚勤劳不堪，直下至岭南的褒河谷道，才得小缓，且汉中的温泉也挺滑溜，小驱旅尘，半似华清，但真正的蜀道还在前面呢。川陕交界以北的驿路不过是陕道，现今的省道出大散关越秦岭、过凤州、下留坝、顺褒谷而达汉申，那七米宽的柏油路面活活掩埋了故道和褒道（入蜀陕道由故道、褒道组成），只是个别或弯或陡的急处，才露出些驿路遗迹。

我们懒得学李白仗剑游步，而是一下子就穿过了陕境——在火车卧铺上，天一下子就亮了，阳平关过了，已在蜀境的嘉陵江西岸。看见对岸的镇子，它应该是朝天驿，已算蜀道金牛道上的大驿，它东北接陕道，南达古蜀剑门关。朝天驿至广元这一程，铁路驿路隔江并行。有一段驿路修在嘉陵江东岸峭壁上——崖上序插横桩，上覆木板，并修栏栅，或带顶廊，这就是栈道，从火车上看它像悬在半空的一道木质火车，又像一溜长阁，故也称为“阁道”。阁道那一段被圈了起来，有售票处，须交买路钱，按距

离比来，价格比火车或高速路贵多了，早不是穷人能走得起的了。那是古迹，虽然可以践踏这种文物。

我们此行，就是想好好踏踏不要钱的驿路，不把它当成交通，而是为了一个空气新鲜、行路如古的梦。一行四人中，也各有小私心：老苏胖如唐朝，想减肥到地主长工那么瘦；小温多温柔，说想见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川女；小吴腰椎间盘突出久治不愈，想用背着行李走山路来一个恶治；我呢，天生喜欢当向导，领导旅行，导演旅行，倒卖旅行记。四个人也不易，同时告别家中暖气和温情，抛下挣花大钱的机会，共带二十双袜子、两顶帐篷、四个睡袋两罐煤油两斤黄油，上路了。

第一日

上午10点到的广元，懒得回头走一下去朝天驿方向的栈道，一是怕违反“不走旅游区”的原则，二是来回穿过尘噪喧嚣的广元市区太污染鼻肺。我们向南，沿着嘉陵江西岸。我提议坐车出市区再步行，大家说哪能没走几步就乘车呢——至少开头要严格步行。于是每人背着个宽如肩背、长如身段的行囊，在汽车的尾气中、在翻滚的曝土中、在坦克般的发动机声中走在又柏油又不平的公路上。刚下了卧铺就负重步行，脚板不适应；和想象的古荫驿道又差得太远；且老有些人问你们卖啥子哟。我们走得慢了，脸上除了土就是烦。蜀道蜀道，我们先一脸鼠相。老苏问：就这么走蜀道？我说：曙光就在前头，得穿过现代才能回到古道，再说这么多卡车拖拉机，李白想看还看着呢。小温半捂着鼻嘴，说是：我的肺都快叫尘土装满了。小吴挺着腰椎说：不把肺先弄脏点，呆会儿古道上的好空气它洗啥呀，关键是尘埃里含钙能补腰椎间盘。

蜀道不古，我这向导也没办法，号称我知道，其实也就比他们仨多走

前了十几步。此前我仅笼统地知道：古代驿路从汉中始，往勉县、宁强可入蜀，又过朝天驿、昭化、剑门、武连驿、梓潼而达绵阳；此蜀道因秦惠王骗蜀王欲赠犀金之牛而求交通，蜀开明王即派“五丁开蜀道”，故蜀道在秦时也叫“金牛道”；三国时诸葛亮又命修剑门一带的阁道——那30里也叫“剑阁”；唐宋时就成为官家驿路了。如今，从地图上看，这条蜀道从汉中至绵阳的七八百里路程基本与108国道重合。宝贵的是从广元到昭化的驿路是沿嘉陵江，但看着不着痕迹，问当地人也仅告之就顺着嘉陵江走。蜀不蜀道的已那么回事，只要能尽快走出市区，嘉陵江岸肯定清新。

临出广元市，还路过了皇泽寺，是1961年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进去转了，有北周的佛窟——洞中方柱，柱的四面雕满佛像；有初唐时的大佛窟，有释佛和弟子迦叶、阿难；还有吕祖阁、武则天殿等。登崖亭一望，广元市蠢蠢雾雾、嗡嗡迷迷，嘉陵江像其间的一道走廊还稍微清静些。

过了皇泽寺，江边菜地纵横，小路不直，左折右折，费腿脚，菜地粪池又多，空气很少菜蔬味道。又从嘉陵江大桥下穿过，望前方（南）对岸山坡上有古塔，状似延安宝塔。此时发现嘉陵江绕向东部，我们舍去弯弧，直插正南的江边。江右侧，地势半丘半坡，我想蜀道也不会跟着江岸绕弯子的。

午1点半上到公路上吃饭，小川馆，三面墙，一面全敞，老板娘离开炭火盆去备菜。我们嘱咐了不要太辣太咸，一尝还是过劲，也罢，咸辣能抗潮湿。六七个菜，不顺口却顶饿，每盘都只剩下黑乎乎的油汤，倒便宜，也就北京的一半价钱。为减我的负重，我劝他们吃了凉凉的苹果。饭后才觉背上刚才的湿汗很凉，小温说洗个热澡就好了，小吴说再走30里才有桑拿。我估计离昭化镇还有三十多里，天黑前应该赶到，那有旅店，桑拿可够呛，早就知昭化是个古色小镇，旧城墙仍在，木房石板路。

从公路又插回河岸，有条山石铺成的小路，一两米宽，石面光滑，台阶

有序,左侧江水半浑灰亮,右侧麦地小苗青青,已远离车辆公路,心情尽美。十多里后到兀在江岸半坡的小村,村人说这叫上寺村,又告之绕开的那个嘉陵江湾叫塔山湾。问一老者这条石铺的江边小道是不是古道,他说是。再问怎么古,他不知。

过上寺村后河谷更宽,两岸坡上不断有竹树半掩的村子,那些常绿的阔叶林和小柏树林成了嘉陵江的绿色夹廊,天气半阴,空气湿度较大,呼吸起来润而不爽。走河滩的沙石小路,不如岩石路给脚劲,我们四人排成一百多米的长队;又不断地调整背包带的长短、角度,怎么调也觉累坠。凑在一起休息时,为减轻分量把壶里的水倒了,小温取出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说:我说这么沉,我背负着中国历史呢,谁要,我送给谁,这是台湾铜版纸的呢。

下午5点到了张家渡,得过江,因老乡说如不过江到前面的白龙江水更急不好渡(白龙江源于甘南,在昭化东北汇入嘉陵江)。渡资一人五毛,渡距六七十米(非汛期),船长丈半。我们问能否租此船去昭化,船工说可以但得等天黑收船。等在江边又冷,宽谷中也有流风,腿一停下来,鼻涕就开始忙乎。继续走,发现江这边似更穷些,房屋多为粘土干垒,农民一半不着袜,没见一个胖子。小吴还说:老苏你若住在这半年,就能重还你青春身材。小温说:那要出人命的——这的乡亲们老吃不上肉,见老苏这么胖……。玩笑间又走出十里,天也擦黑了,到达摆宴村。村里一家饭馆都没有,问村人凭啥叫这名字,人家说是一个古代的大将为奖赏下属而在此大摆宴席。

我们只能在摆宴村附近露宿,背了几十里帐篷、睡袋,总不能第一天就钻老乡家吧。择一块近岸的半岛卵石滩地,扎营。打开帐篷兜,三把尼龙杆接成三根,各穿进内帐吊扣和四角铝眼,帐篷就鼓膨了,再罩上外帐,拴好固定绳就可住了。我和小吴没搭帐,说是为看江月和听涛,老苏笑笑

说半夜你们肯定会起来一个劲地看的。老乡来了，说：不行，今夜上游要放水，会冲跑人的。我见我们宿地距水位还差一半多，觉得没事。老乡死活担心，劝说住家里去，直到我们诳说半夜要随时测量水情，他才以为我们要工作而非睡觉才回家为我们备饭了。

老苏号称减肥不吃饭留下看营，我们仨爬上小半山腰的老乡家，等着吃红薯米饭和腊肉。饭和一盘泡菜端上了，问没有腊肉么，人家愧愧说没得，又告之此地穷，过年才能杀猪。我发现他家带小孩三口，四大间房，很空，除了床和小桌等简易家具，只一架又黑白又模糊的电视。他很热情，真以为我们是调查水情的，汇报似地说：这两年上游的小造纸厂全关了，水比过去清多了；白龙江那边更清，水也比嘉陵江的凉。

回到江边很冷，老苏对着江练功呢，问是练晚餐功呢吧，甭练了，给你带回一大饭缸的稠粥。老苏呼呼地全吃了，边说香。小温说那你今天减的两斤肥可又全补回来了。老苏说：肚里越空，夜里越冷。我说：你盖着肥膘比睡袋保暖。

第二日

昨夜刚钻进睡袋时挺暖，底下还铺着铝箔隔潮垫、海绵垫，睡前又喝了枸杞泡的二锅头。凌晨两三点吧。江风吹脸，含着雾气股股袭人，一睁眼，月亮多半圆正在山梁之上，美是挺美的，就是太冰清雪洁了些；江流汨汨，听着就凉快。这个十二月中旬的冬夜，用着现代化的装备睡在蜀道上，为清新的空气不怕感冒，临睡前也没摆成宴倒成了访贫问苦、调查污染，这是不是有点做作。旁边的帐篷有呼噜传来，那里面比外面要高个五度吧；那边露天睡的小吴的睡袋时不时就扭动一番，怕是在找一个温暖的姿势吧。我把睡袋帽拉了拉严、身子屈了屈，又睡了一竿月程；再团一团